

◁第一次參加工作營▷

文木林森

很多同學在文字上鼓吹別人參加義務的社會工作，而且口聲聲對香港大專青年淡薄的社會意識表示嘆息，但自己卻從來不敢面對現實去吃一次苦頭，流一天汗！

其實，說說漂亮話很容易，寫寫官冕堂皇的文章也不難，難得的是能够挺起胸膛去以身作則，用行動來洗擦大專學生「四體不勤、五穀不分」的污點，做一個言行一致的香港青年。

我首先要表示慚愧，入了大學已經兩年多，接觸的朋友又多少和社會服務隊有點香火緣，可是却曾經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輕輕放過了許多替貧苦大眾「賣命」的機會，從西貢的義舉，到今年暑假的長沙築橋、四寶築路，都沒有出過半份力。如果不是這一次參加了田夫仔的工作營，我的良心一定不會放過我的。

「悟以往之不，知來者之可追。」所以，我決定把第一次參加工作營的所見所感追記一二，給從未涉身神聖社會工作行列的同學，也分嘗一下這幾天的快樂。

那是一個星期六下午四時，我在深井生力啤酒廠前的巴士站下了車，就看到一橫幅寫着黑色大字的布條，跳進眼睛的是親切的標語：「大

專服務隊歡迎你們參加工作營。」

順着路標，走上彎彎曲曲的山坡，沿途是綠油油的稻米。一個鐘頭的山路，幾個人有講有笑，不知不覺便走完了。

沿着一排樹蔭下去，就看到了用蚊帳布搭成的營幕，裏面零亂的丟滿一地雜物，看樣子，今天晚上，我們這些自動下鄉的知識份子都是「大地兒女」了。那邊廂，伙頭大將軍和花木蘭正在落地地起灶當爐，準備着犒賞三軍，大宴羣臣。所翻七時許，大隊便鳴金收兵，殺奔回營了。個個都像餘威未盡似的，大有可以來個挑燈夜戰的氣概！大夥兒急不及待的好容易等到筵開四桌、菜、就緒之後，兩條一字長蛇陣的人龍便登時出現，心平氣和的等候配給「大鍋飯」，還有那富地方風味的鮮魚清湯。

風捲殘雲之後，便是那令人難忘的「華清池」之浴。原來華清池只是一個可容十多人游泳、幾處坐下來僅可浸到腰身、深處沉下去可以滅頂的水潭。呵！那一絲絲沁入心脾的清涼，把整天來積屯的疲倦，都洗得一乾二淨！

浴罷，聯歡節目就開始了。四十多個青年的伙子，團團的圍坐在平地上，準備分享一個鐘頭的歡聲與笑聲。「先來一個滿江紅！」「好！」慷慨激昂的調子，竟然哼成了柔情萬種似的！一連串笑個死去活來的集體遊戲之後，就輪到分組的天才表演：印度弄蛇、愛情三部曲、江湖賣藥佬、中國女出嫁，演技精湛、噱頭層出不窮，興盡了才宣佈一哄而散。

一夜要防禦「轟炸機」「鐵甲車」「天然冷氣」的三面襲擊，難得睡好。怎知剛是好夢正濃之際，就要爬起「床」了，心裏其實不大情願。呵！我的「小布爾喬亞」習氣又來了，今後一定要深切悔改！

輪過麵條的早餐，兩碗下肚，精神却又似乎特別飽滿，今天是大顯身手的好機會了。休息一下，大夥兒便浩浩蕩蕩的出發了。

走大概十五分鐘的山徑，便抵達工地。運輸、石屎槽、掘地，批盪的各路人馬，各自歸類之後，一天的工作又宣佈開始。



運輸組的陣容最浩大。A組的同學首先把碎石或沙子分別一鏟鏟的填滿十多個竹箕，然後各執一端的舞起一條長龍來。「沙」龍徐疾有緻的擺動，穿過田畦、越過水凼，爬過喝不斷的長板橋，好容易才到達一個比較平坦的路面。運輸的工作跟着便落到B組同學的身上。接班人把盛滿三箕箕的砂石搬上一輛手推車，然後一步步小心翼翼的前進；他們倒是怪可憐的，時時刻刻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否則隨時有車倒人翻之虞。幸好還有等着接力的C組女同學笑臉相迎，打氣鼓舞。娘子軍把運來的砂石運走十來步便送給工地的大師傅。然後，運輸組又川流不息的往返，像一排開足馬力的發條！

「記住：一、四、七！」一四七並不是什麼白藥膏的牌子，也不是什麼犯人的號碼，更不是什麼西方特務，原來只是半包水泥、四箕砂、六箕石的簡稱。砂石水泥在石屎槽裏被攪得一團糟，而且越弄越糟，然後糟透了，才再用手推車送到負責鋪渠的大師傅。混凝土倒到剛掘好的泥溝裏，倒到用木板架好的泥溝裏，等候批盪小姐去盪平。這樣子分工合作的結果，一條深近尺、闊尺許、長十多尺的排水道便慢慢加長，轉彎、加長……

氣力揮動着，精神飛舞着，幹勁沸騰着，幾十顆心在烈日下煥燒着，燃燒着源源而來的力，鼓動着往返不倦的腿，強而有力的臂膀。掛在雙頰的，是健康的紅；掛在嘴角的，是絲絲從心裏淌出來的笑。剎那間，我看到一幅難忘的圖畫，噴瀉着比瑪蹄斯更熾熱的色彩；我聽到一闕難忘的樂章，鏗鏘着比貝多芬英雄交響樂更雄壯的旋律。那豪情，那縱笑，激成一注無形的流水，灌溉着每一塊青春的心田！

十二時了，大隊便準備打道回「營」。我從未吃過那樣甜香的飯，也從未浸過那樣清涼的水。一番工作之後，整個世界都好像頓時充滿了光

明，每一張臉都是賞心悅目的。飯後的午寐，尤其是無法形容的舒服。再翻身，大隊人馬又出發了。

四時左右的太陽，威力消退了，一切做起來都事半功倍。三個小時很容易就過去了，然後，人人帶着得意的微笑，踏着夕陽的金光歸隊！從今以後，每當勁風驟雨之夜，砂泥崩潰之時，恣縱的山洪貼服的順着那些排水道規規矩矩的緩流而下，而田仔的房舍、田地都可以避免泛濫之災，大家就自然會記起我們這羣離開舒適服務的客廳、冷氣設備的戲院、的圖書館，長途跋涉的跑到老遠去「做苦工」、「捱世界」的「傻子」了！

真的，這個世界正因為「傻子」太少，「聰明人」太多，所以大學裏的青年都早熟的學會了投機取巧，貪小便宜，事事談酬勞，樣樣講實利。想在大專同學中找一些肯替別人想想的，簡直等於在流沙裏淘金、曠野裏探苗。可幸，還有港大的社會服務團團員、大專院校的社會服務隊隊員，那些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，要在荒漠裏找甘泉，冷風裏生火，要在人情味凍結了的香港製造溫暖！

有人說：香港的大專青年普遍缺乏起飛的精神。然而這一批「傻子」卻甘願做燃料、做油漆，想發出熱力去推動生鏽已久的「時代之輪」，而且憧憬着有朝一日，輪子漸漸走上軌道，只要鼓足勁頭來一次衝刺，漆着「藍白」標幟的列車，便會飛馳在迎着朝陽邁進的康莊大道！

「傻子」了！